

張仁青著

文史哲學集成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駢文學

下冊

張仁青著

文史哲學集成

駢

文
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駢文學

著者：張仁青

出版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〇七五五號

發行所：文史哲出版社

印刷者：文史哲出版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郵政劃撥五一二八八一號彭正雄帳戶
電話：三五一一〇二八

精裝定價新台幣四二〇元
平裝定價新台幣三六〇元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三月初版

文史哲學集成

(10)

第六章 美文淵府——昭明文選

彙選文學作品以爲一書，始於詩經。次則劉向所編定之楚辭。然二書皆局於一體，且詩經向列於經部，已成儒家宣揚教化之寶典，故言文章之總集皆不及也。其選集歷代文爲一書者，當以晉杜預之善文五十卷爲最先。稍後有李充之翰林論五十四卷，翰林論於纂集之外，復有評騭之言，以明去取之意。再後有摯虞之文章流別集六十二卷，志二卷，論二卷，集者所選之文，志者作家之傳，論者自述論文之意也。又有謝混文章流別本等十種，均見錄於隋書經籍志，然皆亡佚不傳。今尙行於世者，實以蕭統所編之文選爲最早，巍然稱我國現存純文學總集之弁冕。

文選又稱昭明文選，以編者蕭統諡號曰昭明，故予合稱。選錄周秦晉宋齊七代之詩文，凡六十卷，作者一百三十人。不惟古代作家賴其書以傳慧命，學文者亦無不奉之如經典，家絃戶詠，蔚爲時尚，至有『文選爛，秀才半』見陸游老學庵筆記之說，可謂同五經以並壽，互萬古而常新，其沾溉文苑，衣被詞人，蓋靡有紀極焉。

抑自隋唐以來，文選一書，已成專門之學，所謂『選學』『選體』諸詞，陸續出現於文壇。而『音釋』『箋

注『考論』『評點』『續選』之書，併計存佚，當不下二三百種。即如唐李善之注，引書一千六百八十九種，又舊注二十九種，古籍之亡失者，多賴此注以存佚文，此固非蕭氏之所及料，嚮使無蕭選，古籍佚文恐將無所依附以傳世矣。此則蕭氏之有功於學術界者也。

尤有進者，昭明選文原則，大抵皆偶詞韻語之文，即間有奇詞無韻之文，亦必奇偶相雜，音節朗暢。

易詞言之，凡文之入選者，必當合於『綜緝辭采，錯比文華，事出沉思，義歸翰藻』（蕭統文選序語）之條件，以其與著作之文殊科，爲『綺縠紛披』（按以今語言之，即所謂色彩之美），宮徵靡曼（按即聲調之美），屑吻適會（按即韻律之美），情靈搖蕩（按即情致之美），（梁元帝語）見之標準化的純文學也。從是以觀，則駢文一體，實爲文體之正宗矣。矧夫詞林草海，可以攬色於古秀，濬慧

於淵深也哉。

至注釋之傳世者，以唐初李善注爲最著。至開元間，呂延祚復集呂延濟、劉良、張銑、呂向、李周翰五人共爲之注，是爲五臣注。二書長短互見，並行於世。南宋以後，取二書合刻，稱六臣注文選。清孫志祖有文選李注補正，補苴罅漏，厥功甚偉。近人高步瀛有文選李注義疏，最稱詳贍，咸推爲集選學大成之作，惜未刊畢。而駱鴻凱之文選學，則鉅其義例，明其源流，蓋爲研習是書標示津梁，導引途轍者，亦極富價值。

一 蕭統之文學思想

蕭梁享國雖淺，而文學理論家輩出，撰述宏富，紛然雜陳，要而歸之，略分三派：一曰守舊派，鍾嶸、

裴子野、劉之遴

梁書劉之遴傳：之遴好屬文，多學古體，與河東裴子野、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，因爲交好。

等屬之。二曰趨新派，蕭綱、蕭子顯、徐陵等屬之。

三曰折衷派，劉勰、蕭統、劉孝綽等屬之。折衷云者，謂調和於新舊之間，而不爲已甚。此派以劉勰開其先，蕭統主其盟，劉孝綽等則其羽翼者也。

蕭統字德施，武帝長子，世稱昭明太子。少有文譽，引納才學之士，賞愛無倦。恆自討論篇籍，或與學士商榷古今，間則繼以文章著述，率以爲常。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，名才並集，文學之盛，晉宋以來，未之有也。著有文集二十卷，又撰古今典故文言爲正序十卷，五言詩之善者爲文章英華二十卷，文選三十卷。

昭明生值南齊末葉，於時東昏失德，屠戮大行，王公貴族授首闕下者踵相接，昭明雖未能親見，然耳之所聞，已足驚心。逮年事稍長，輒感於福禍無常，哀樂難憑，雖貴爲帝胄，亦莫能外之，於是自然主義思想遂隱然勃發，而時時流露於篇什之中焉。

夫自銜自媒者，士女之醜行，不佞不求者，明達之用心。是以聖人韜光，賢人遁世，其故何也。含德之至，莫踰於道，親己之切，無重於身。故道存而身安，道亡而身害。處百齡之內，居一世之中，倏忽比之白駒，寄寓謂之逆旅，宜乎與大塊而榮枯，隨中和而任放，豈能戚戚勞於憂畏，汲汲役於人間。齊謳趙舞之娛，八珍九鼎之食，結駟連鑣之遊，侈袂執圭之貴，樂則樂矣，憂則隨之。何倚伏之難量，亦慶弔之相及。智者賢人居之，甚履薄冰，愚夫貪士競此，若泄尾閭。玉之在山，以見珍而招破，蘭之生谷，雖無人而猶芳。莊周垂釣於濠，伯成躬耕於野，或貨海東之藥草，或紡江南

之落毛。譬彼鴛鴦，豈競鳶鷂之肉，猶斯雞豚，寧勞文仲之牲。至如子常甯喜之倫，蘇秦衛鞅之匹，死之而不疑，甘之而不悔。主父偃言：『生不五鼎食，死即五鼎烹。』卒如其言，亦可痛矣。

陶淵明
集序

人類生命，既如駒隙之俄遷，世間利祿，又如腐鼠之無味，惟有極力提高精神生活，庶幾不爲外物所奴役。性愛山水，於玄圃穿樂，更立亭館，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。嘗泛舟後池，番禺侯軌盛稱『此中宜奏女樂』。太子不答，詠左思招隱詩曰：『何必絲與竹，山水有清音。』侯慚而止。出宮二十餘年，不畜聲樂。少時，敕辯太樂女妓一部，略非所好。梁書
本傳

絲竹女樂，固能滿足耳目一時之欲，事後依然有空虛寂寞之感，猶未若縱情山水之爲得也。

或日因春陽，其物韶麗，樹花發，鶯鳴和，春泉生，暄風至，陶嘉月而嬉游，藉芳草而眺矚。或朱炎受謝，白藏紀時，玉露夕流，金風多扇，悟秋山之心，登高而遠託。或夏條可結，倦於邑而屬詞，冬雪千里，親紛霏而興詠。……不如子晉，而事似洛濱之游，多愧子桓，而興同漳川之賞。漾舟玄圃，必集應阮之儔，徐輪博望，亦招龍淵之侶。校覈仁義，源本山川，旨酒盈鼎，嘉肴益俎。曜靈既

隱，繼之以朗月，高春既夕，申之以清夜。
答湘東王求文集
及詩苑英華書

蓋經常投入大自然之懷抱，藉芳草，悟秋心，方能使襟懷日益高潔，人生日益優美，而終則上達於列仙渾然忘我，與天地同遊之理想境界。其對大自然之崇拜，與夫對神仙世界之嚮往，有非常人所能企及者。

昭明太子愛文學士，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治殷芸等遊宴玄圃，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：

『所謂左把浮丘袖，右拍洪崖肩。』梁書王筠傳

惟其胸次高曠，才識深美，乃逐漸由對大自然之崇拜轉而對純文學之崇拜，故其文學理論獨能折衷諸家，模範百世也。今試分別言之。

（一）文學進化論

儒家自來有一根深蒂固觀念，即今不如古，古必勝今，故人必稱堯舜，言必尊先王，似後人之智慧，努力無一可取者。不知人文發展，恆循環旋而轉動，遞革而遞進，此社會之所以繁複而日新也。東漢王充對儒家此種人文退化觀頗有微詞，乃力倡變古爲高之說，期有以恢復人類之自尊，而不盲目崇古。東晉葛洪承其遺意，又進一步提倡今必勝古之說，強調古書多隱難曉之因，在於時移世異，語文變遷，簡牘殘缺，非古人智慧勝於今人也。昭明復推闡葛氏之論，以物質文明印證後世之雕飾不遜於古昔之淳素，尤其卓見。質文既有代變，人事日益繁雜，則文章之富美日新，內容之翻空詭譎，乃進步之徵象。若曰凡百事物均日趨進化，惟獨文章一道反日趨退化，是乃不通之論也。於是高揭文學進化論之大纛，澈底粉碎尚古主義者之迷夢，使文學脫離迂儒之牢籠而趨於純淨，獲得獨立，自由發展。其思想可謂新矣，其立論可謂勇矣。

式觀元始，眇觀玄風，冬穴夏巢之時，茹毛飲血之世，世質民淳，斯文未作。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

也，始畫八卦，造書契，以代結繩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易曰：『觀乎天文，以察時變，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』文之時義遠矣哉。

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，大輅寧有椎輪之質，增冰爲積水所成，積水曾微增冰之凜。何哉，蓋踵其事而增華，變其本而加厲。物既有之，文亦宜然，隨時變改，難可詳悉。文選序

言文字肇興，僅具實用價值，其後人文日繁，而載文之工具日便，外內表裏，遂相資而彌盛，由質趨文，由樸趨麗。易詞言之，卽由摘詞淳素變爲麗藻繽紛，由實用價值轉入藝術價值。此則以變動的歷史眼光投射於文學發展之軌跡上，而作點、線、面之綜合觀察，遂成千秋定論。劉勰亦有此種觀念，其文心雕龍通

變篇云：

黃唐淳而質，虞夏質而辨，商周麗而雅，楚漢侈而艷，魏晉淺而綺，宋初訛而新。

又贊云：

文律運周，日新其業，變則其久，通則不乏。趨時必果，乘機無怯，望今制奇，參古定法。

或曰，昭明嘗敬禮劉勰事見梁書文學傳，文學理論不免受其啓發，其或然歟。

(二) 緣 情 說

一篇美的文章，必有真情以絡之，此自陸機以後文學批評家之一致看法也。昭明亦云：

詩者，蓋志之所之也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。文選序

又云：

其文章不羣，辭彩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之與京。橫素波而傍流，干青雲而直上。

語時事則指而可想，論懷抱則曠而且真。陶淵明集序

頗能探究文章之本，蓋文藝創作乃所以抒情，必有其情者始克有其文，無其情而勉強爲之，直若無源之水，無根之木，其枯涸可立而待也。昭明又謂惟『綜緝辭采，錯比文華，事出沈思，義歸翰藻』之作，乃得稱爲美文。故文章之美者，除內秉真誠之情，自然流露以出外，仍須有思想、詞華以佐之。西哲亨德（Theodore W. Hunt）亦云：

文學爲貫徹想像、感情（feelings）、興趣、思想之文字表現，而使一般人易於理解，並引起其興味於無形中者也。文學原理及問題

是則感情乃文學之基本動力，中西學者所見，大致相同也。

（二）文學封域論

文學有廣狹二義：舉凡經史子集，以至語錄小說，而具有文學之形式者，皆是文學，此文學之廣義者也。惟巧思內運，詞華外現，而具有藝術美之作品，始可稱爲文學，此文學之狹義者也。昭明論文，取其

狹義。

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書，與日月俱懸，鬼神爭輿，孝敬之准式，人倫之師友，豈可重以芟夷，加之剪截。

老莊之作，管孟之流，蓋以立意爲宗，不以能文爲本，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諸。

若賢人之美辭，忠臣之抗直，謀夫之語，辨士之端，冰釋泉涌，金相玉振。所謂坐狙丘，議稷下，仲連之卻秦軍，食其之下齊國，留侯之發八難，曲逆之吐六奇，蓋乃事美一時，語流千載，概見墳籍，旁出于史。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，雖傳之簡牘，而事異篇章，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

至於記事之史，繫年之書，所以褒貶是非，紀別同異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其讚論之綜緝辭采，序述之錯比文華，事出於沈思，義歸乎翰藻，故與夫篇什，雜而集之。

文選序

此則以純藝術性之觀點，嚴定文學之封域。蓋自建安以前，文學寄居儒家之籬下，固無獨立可言。建安以後，雖已逐漸蔚爲大國，而世人觀念，多取廣義，內涵無所不包，實屬大而無當。昭明有鑒於此，以爲非嚴定其封域，不足以順應洶湧而至之唯美思潮，亦即非嚴律其繩尺，不足以壓當世重文相感之心。其封域爲何，即作品須具備『綜緝辭采，錯比文華，事出沈思，義歸翰藻』諸條件者，始可稱之爲文學。按此雖昭明之通例也。故經子史應屏除於文學範疇之外，以其不合於上述條件也。惟史傳中之讚論序述除外。蓋周孔之經，所以明道，老莊百家，重在立意，馬班諸史，偏於記事，皆利用文字作表達工具，故此等文字，祇能視爲經史百家之文，而非文人之文。文人之文，以文爲主，匠心默運，機抒別出，專意經營，並無外在之束縛，即今人所謂

純粹爲文學而文學者也。阮元闡述其說云：

昭明所選，名之曰文，蓋必文而後選也，非文則不選也。經也，子也，史也，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。

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，必沈思翰藻，始名之爲文，始以入選也。或曰：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，於古有徵乎。曰：事當求其始。凡以言語著之簡策，不必以文爲本者，皆經也，史也，子也。言必有文，專名之曰文者，自孔子易文言始。傳曰：『言之無文，行之不遠』，故古人言貴有文。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，此篇奇偶相生，音韻相和，如青白之成文，如咸韶之合節，非清言質說者比也，非振筆縱書者比也，非估屈澀語者比也。是故昭明以爲經也，史也，子也，非可專名之爲文也，專名爲文，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。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，於是昭明所不選者，反皆爲諸家所取。故其所著者非經卽子，非子卽史，求其合於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，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。其不合之處，蓋分於奇偶之間。經子史多奇而少偶，故唐宋八家不尙偶。文選多偶而少奇，故昭明不尙奇。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，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，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有八，韻語凡三十有五，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。

書昭明太子文選序後○見文筆考

章太炎先生駁之曰：

昭明太子序文選也，其於史籍則云不同篇翰，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爲貴。此爲哀次總集，自成一家，體例適然，非不易之定論也。抱朴子百家篇曰：『狹見之徒，區區執一，惑詩賦瑣碎之文，而忽

子論深美之言，眞僞顛倒，玉石混穀，同廣樂於桑間，均龍章於素質。』斯可以箴矣。且沈思孰若莊周荀卿，翰藻孰若呂氏淮南，總集不摭九流之篇，格於科律，固不應爲之詞。誠以文筆區分，文選所集，無韻者猥衆，豈獨諸子。若云文貴其彰耶，未知賈生過秦，魏文典論，同在諸子，何以獨堪入錄。有韻文中既錄漢祖大風之曲，卽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，而漢晉樂府反有慙遺。是其於韻文也，亦不以節奏低昂爲主，獨取文采斐然，足耀觀覽，又失韻文之本矣。是故昭明之說，本無以自立者也。文學總略○見國故論衡

按二說各有精義，蓋仁智所見，不能盡同也。今不暇多辯，但舉史記漢書之公孫弘等傳贊以備商略：

史記平津侯主父偃傳贊：

太史公曰：公孫弘行義雖脩，然亦遇時。漢興八十餘年矣，上方鄉文學，招俊乂，以廣儒墨，弘爲舉首。主父偃當路，諸公皆譽之，及名敗身誅，士爭言其惡。悲夫。

漢書公孫弘等傳贊：

贊曰：公孫弘、卜式、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，遠迹羊豕之間，非遇其時，焉能致此位乎。是時，漢興六十餘載，海內艾安，府庫充實，而四夷未賓，制度多闕。上方欲用文武，求之如弗及，始以蒲輪迎枚生，見主父而歎息。羣士慕嚮，異人並出。卜式拔於芻牧，弘羊擢於賈豎，衛青奮於奴僕，日磾出於降虜，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。漢之得人，於茲爲盛，儒雅則公孫弘、董仲舒、兒寬，篤行則石建、石慶，質直則汲黯、卜式，推賢則韓安國、鄭當時，定令則趙禹、張湯，文

章則司馬遷、相如，滑稽則東方朔、枚皋，應對則嚴助、朱買臣，曆數則唐都、洛下閎，協律則李延年，運籌則桑弘羊，奉使則張騫、蘇武，將率則衛青、霍去病，受遺則霍光、金日碑，其餘不可勝紀。是以興造功業，制度遺文，後世莫及。孝宣承統，纂修洪業，亦講論六藝，招選茂異，而蕭望之、梁丘賀、夏侯勝、韋玄成、嚴彭祖、尹更始以儒術進，劉向、王褒以文章顯，將相則張安世、趙充國、魏相、丙吉、于定國、杜延年，治民則黃霸、王成、龔遂、鄭弘、召信臣、韓延壽、尹翁歸、趙廣漢、嚴延年、張敞之屬，皆有功迹見述於世。參其名臣，亦其次也。

前者略無藻采，昭明屏於美術文學之外，後者詞華爛然，故選之。許文雨《文論講疏》云：『案文辭加綵緝錯比之功者，卽劉勰所謂麗辭。謂事出沈思，則非振筆縱書，義歸翰藻，則非清言質說。』所謂『辭采』『文華』『麗辭』『翰藻』，均屬美術文學之條件，亦卽文字經過美學（Aesthetics）之處理者也。所謂『沈思』，卽創作文藝之想像力，想像力豐富之作品，始可言美，始可言美術價值。昭明選文宗旨固不外乎是，其中心思想亦不外乎是。其價值在此，而後人爭議之焦點亦在此。

（四）文質和諧論

昭明既大力提倡美術文學，並精選周秦以來一千餘年之美文，以沾益後生。惟美之極致，或流於淫靡如宮體，詩是，或將專重外形如後人所謂「選派」，皆非其所以選文之初衷，故又發爲文質和諧之論。

夫文典則累野，麗則傷浮，能麗而不浮，典而不野，文質彬彬，有君子之致。吾嘗欲爲之，但恨未逮耳。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

意謂摘辭華麗並非文章之病，惟華而有實，麗不傷浮，始臻佳妙。易言之，必形式與內容調劑得中，始能臻於文質彬彬之最高境界。觀其文學理想，蓋以美妙人生爲內涵，卓越藝術爲外形者也。

(五)文德論

昭明論文，既主文質相劑，故過與不及，均非所宜。而專以描寫肉慾爲能事之色情文學，尤嚴拒於千里之外。

關雎麟趾，正始之道著，桑閒濮上，亡國之音表。文選序

所作陶淵明集序，於陶公爲人，深致傾慕，於陶公文章，亦推崇備至，獨於其閑情一賦，頗有微辭。

余愛嗜其文，不能釋手，尙想其德，恨不同時，故加搜校，粗爲區目。白璧微瑕，惟在閑情一賦，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，卒無諷諫，何足搖其筆端，惜哉無是可也。

按昭明所謂白璧微瑕，蓋指其中間一段描寫情愛部分，茲全錄之：

閑情賦 并序

陶潛

初張衡作定情賦，蔡邕作靜情賦，檢逸辭而宗澹泊，始則蕩以思慮，而終歸閑正，將以抑流宕之邪心，諒有助於諷諫。綴文之士，奕代繼作，並因觸類，廣其辭義。余園閤多暇，復染翰爲之，雖文妙不足，庶不謬作者之意乎。

按以上序文

夫何瓊逸之令姿，獨曠世以秀羣。表傾城之艷色，期有德於傳聞。佩鳴玉以比潔，齊幽蘭而爭芬。淡柔情於俗內，負雅志於高雲。悲晨曦之易夕，感人生之長勤。同一盡於百年，何歡寡而愁殷。褰朱幃而正坐，汎清瑟以自欣。送纖指之餘好，攘皓袖之繽紛。瞬美目以流盼，含言笑而不分。

曲調將半，景落西軒。悲商叩林，白雲依山。仰睇天路，俯促鳴絃。神儀嫵媚，舉止詳妍。激清音以感余，願接膝以交言。欲自往以結誓，懼冒禮之爲愆。待鳳鳥以致辭，恐他人之我先。意惶惑而靡寧，鬼須臾而九遷。

願在衣而爲領，承華首之餘芳，悲羅襟之宵離，怨秋夜之未央。
願在裳而爲帶，束窈窕之纖身，嗟溫涼之異氣，或脫故而服新。
願在髮而爲澤，刷玄鬢於頰肩，悲佳人之屢沐，從白水以枯煎。
願在眉而爲黛，隨瞻視以閒揚，悲脂粉之尙鮮，或取毀於華妝。

願在莞而爲席，安弱體於三秋，悲文茵之代御，方經年而見求。

願在絲而爲履，附素足以周旋，悲行止之有節，空委棄於牀前。

願在晝而爲影，常依形而西東，悲高樹之多蔭，慨有時而不同。

願在夜而爲燭，照玉容於兩楹，悲扶桑之舒光，奄滅景而藏明。

願在竹而爲扇，含淒颺於柔握，悲白露之晨零，顧襟袖以緬邈。

願在木而爲桐，作膝上之鳴琴，悲樂極以哀來，終推我而輟音。

考所願而必違，徒契契以苦心。擁勞情而罔訴，步容與於南林。栖木蘭之遺露，翳青松之餘

陰。儼行行之有覿，交欣懼於中襟。竟寂寞而無見，獨捐想以空尋。

斂輕裾以復路，瞻夕陽而流歎。步徙倚以忘趣，色慘淒而矜顏。葉變變以去條，氣淒淒而就

寒。日負影以偕沒，月媚景於雲端。鳥淒聲以孤歸，獸索偶而不還。悼當年之晚暮，恨茲歲之欲

殫。思宵夢以從之，神飄颻而不安。若憑舟之失權，譬緣崖而無攀。

於時畢昴盈軒，北風淒淒。恻恻不寐，衆念徘徊。起攝帶以伺晨，繁霜粲於素階。雞斂翅而

未鳴，笛流遠以清哀。始妙密以閑和，終寥亮而藏摧。意夫人之在茲，託行雲以送懷。

行雲逝而無語，時冉冉而就過。徒勤思以自悲，終阻山而帶河。迎清風以祛暑，寄弱志於歸

波。尤蔓草之爲會，誦邵南之餘歌。坦萬慮以存誠，憩遙情於八遐。

此篇描繪美人之高潔，陳訴戀情之深功，好色而不淫，怨悱而不亂，乃離騷後難得一見之創格。其撰作緣